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一

四三

甫田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一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

賦重農

疏

甫田四章章十句。箋刺者至失職。正義曰。甫田四章章十句。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

人失職

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

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

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

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

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

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賦重故箋先言倉廩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倬明貌甫田

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謂天下田也

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

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

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

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

千上地穀畝一鍾。倬陟角反。韓詩作蜀。音同。云蜀卓也。甫之言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

有年。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買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

之法如此。○食音嗣。賒音奢。貫音甘。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市汝反。蓄勑六反。

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私除草也。耔。離本也。箋云。今者今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

辭。○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沈音茲。壅禾

根也。燒魚起反。徐又魚力反。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礼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

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介音界。王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閒音閑。疏。倬彼至髦處昌慮反。肆以四反。字亦作肄。同行下孟反。士。○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

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
云我取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等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
穉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等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
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
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令黍稷得稊稊然
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
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
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唯今適南畝
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
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
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
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
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
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
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
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
刺之○傳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
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
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

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摠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鍾○正義曰以此意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丈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旣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祀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卽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祀記以神農爲中古各

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成
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
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
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
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
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
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
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
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
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
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
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
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
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
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
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旣瀉鹵之地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鐘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鐘明太平陰
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鐘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

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鐘容
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
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
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
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
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鐘也孟子曰言三代稅
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
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
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
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
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
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
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
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說助法井別
一夫以八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

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
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旣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
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
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一爲賦也故鄭
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
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
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
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
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
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
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
物以當穀稅又尙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
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
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
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
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
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

以什十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
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
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
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
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
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
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
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
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
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
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
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
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
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
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
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
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
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
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
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

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并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旣爲稅斂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種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摠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一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一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

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卽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總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貨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耔離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薺薺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卽此離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畎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也。是止息，故介爲。

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盛社后土也方迎器實曰齊在器曰

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盞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爲于僞反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箋云臧善

下爲農親爲爲之皆同。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

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陶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御牙嫁反注同幽彼貧反本亦作邠以

樂音

疏

以我至士女。毛以爲士絜黍稷茂盛故今至秋

洛。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迄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佑助我不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傳器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注云絜六穀也則六穀摠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絜稷也唯以稷爲絜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摠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絜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八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

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礼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

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摠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絜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絜明箋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比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絜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絜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卽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

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旣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合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旣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卽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旣蜡而收民息已旣蜡乃云息民明知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旣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

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
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
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
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
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
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
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
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
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
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
致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
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禋辜祭四方百物注
云謂饒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
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
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
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
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
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畷尚及典田